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二十七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南史地文獻

第二十七卷



本輯主 編：繆文遠

副主編：徐麗華

張振興

辛佩峰

本卷目錄

蜀中廣記	下	〔明〕曹學佺撰	一
蜀都雜抄	〔明〕陸深撰	四二一	
滇載記	〔明〕楊慎撰	四三三	
金川鎖記	〔清〕李心衡撰	四五二	
緬述	〔清〕彭崧毓撰	五二七	

【明】曹學佺 撰

蜀中廣記

下

《蜀中廣記一百八卷》，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明萬歷二十三年（公元五九五年）進士。本書以《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之史部地理類《蜀中廣記》為底本輯錄。原書成品尺寸為三十點五厘米乘二十厘米，版框尺寸為二十二點三厘米乘十五點三厘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程程

納修程嘉謀校

總校官庶吉士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陳木

錄錄監生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

明曹學佺撰

神仙記第十

附錄鬼怪

夷堅志馮時行守萬州有舞陽廟馮以樊噲從高祖
公蜀而萬州落南非增所至是必夷鬼假托以取血食
耳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坐於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一

公庭馮叱之掀髯而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千歲君
見毀撤吾無所歸馮思詆其平生所為不少憐神奄奄
而滅

大寧園經云漢永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巫山用鉄
牢盆盛之水化為血

長老云果州嘗饑有客糴穀於叙澄僱船載至境謂舟
師曰吾先往以待子來問城西陳壽即我家也米至城
下舟師訪之乃知其為陳著作之神驚聞於官官為給

船賃以米賑貧民

蜀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為大斑理地長丈餘遊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乃殺之復有所寵鄭美人化為雄虎一夕來食勢寵姬有馬生駒一頭而兩身相著六耳一牝一牡有馬氏婦姪身兒從脇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為桓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漢王瑗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蔡伯喈來見談詩賦揆之古今靡所不諳王問是昔日蔡邕否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一

谷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異苑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

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

裙白帛一作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

一青色白髮蚯蚓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香見遺

氣其清芬愈乃螺殼者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同車

姦矣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明二年溪人微生

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

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

女偶化為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

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乃為亮妻後三年忽曰數已足

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復至

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太平廣記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秘割麥值暴風雨隱於岩石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二

間避雨去家數里遙見前路有數婦人皆著紅紫襦衣

歌吟而來私謂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

去秘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秘看之其而並無七

孔唯垂烏毛而已秘驚怖仆地至二更秘兒恠父不至

把火尋覓見秘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蠟見火即爭

散走秘至家百餘日死

錄異記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

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云是落星石

東邊者生西邊者死石與他石無異只色帶青白耳

有巴印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盡收採餘二橘大如

三四斗者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

橘有二隻長尺餘鬚眉皓然肌體紅明見人不怖但相

對象戲談笑自若決貽訖一隻曰君輸僕僕神第七女

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帳一副絳臺山霞寶散

二貼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瘞體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

娘子躋虛龍縞織八綳後日至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下

者一隻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

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隻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袖中

抽出一根草方圓徑寸形狀宛然如龍毫釐悉具因削

食之隨削隨滿食訖嘆之化為一龍四隻共乘之足下

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之巴人相傳此百五

十年事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

廣古今五行記高宗光宅中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

柑樹結一實大如雞子晚熟露小孔如針羣咸異之久

而剖得一蛇赤斑色長尺餘崇貞竟以罪死

大唐書事云長安有貧僧賣一小猿會人言堪曉使就

國夫人欲之問其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

羣猿過遣此小猿儔而養之緣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

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郾城資用乏而無計故暫之

夫人僧與緣帛僧謝而去此猿旦夕在夫人左右甚情

愛之它日貴妃遺夫人芝草小猿看視良久倒地立化

為一小兒狀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下

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常以藥苗

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父懼棄我去幸此僧收

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略不遺忘每

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還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

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又二年容貌轉美夫人恐人見

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

日小兒與此婢俱化為猿懼而射殺之視其屍仍復人

身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六

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出稱神錄

蜀大理少卿李冰嘗歸郡城別墅見橋側一嬰兒以蕉葉薦之冰憐其相貌收歸哺養為子六七年能讀書善譚笑愛之過於親生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如夙習人謂其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間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却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冰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七

大如雞子在虎喉中

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叢載將入朝蜀川有張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乃呼而問之夜叉云大使若往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覲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墜馬身死惟心上微暖先是彭州刺史令濛陽尉馬某送藥酒一器兼附起居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使行至驛未到兼

冰曰陰府人間事自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父母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為之出涕冰自問官祿答曰大理少卿也來日申時兒果卒未久冰坐事遂罷出野人間話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居人設機奔待之月夜登樹候望見一低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上之須臾一虎跑過為陷機所中死

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投虎口而沒及明開視有碧石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一

贈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云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姪麗殊絕令
悅而留之數月甚見寵愛一旦慘悴言辭哽咽令恠問
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
我何弟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復求去止之不可留銀
酒杯一隻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恩以此為念令贈羅十
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置案上忽
得報前尉已罷還其妻神柩尚在縣遠來移轉投刺謁

令令歎待之尉見銀杯駭愕數視之令問其故云此是
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息因具言始末及形
狀音旨留杯贈離之事尉憤怒終日後開棺見婦人尚
抱羅而卧怒其積薪焚之已上三則出廣輿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一

開元初巴人百餘輩上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前
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
老人戴冠拄杖至其所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
顧老人曰若然已倒者取之未倒者無伐何如又不止
老人曰吾太白神若不止必當俱死無益也又不信老
人乃登山呼斑子候余有虎數頭相繼而至噬巴殆盡
惟五六人獲免老人曰汝輩畧有良心不令殺宜速去
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適臨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
至山宣救取樹作板以進神竟與之

章仇公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正
舞於竿杪忽有物如鵬鴞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罷樂
後數日其父母見兒在高塔上梯而取之神形如瘕久

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飼以果實飲食諸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實

玄佑續錄云薛偉者唐乾元年任蜀州青城主簿與承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偉得病七日忽奄然若往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覩尋官方食餽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五

罷飭來聽也僕走視厚官實欲食餽遂以告皆喜而來偉則詰君使司戶僕張弼買鯉於趙幹以付王士良餽乎曰然何以知之曰向投之鯉即我也衆愕曰願聞其說偉曰吾初疾惡熱求涼忽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行益悶遂下游於江潭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暫契宿心且思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縱遊乎傍有一

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決然而去俄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味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厥歡暢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徒成身可惟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非在晦昧纖鉤而貪餌易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心潭底莫不從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十五

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旦留東潭暮必復回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釣其餌芳香心亦知戒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釣幹豈殺我國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連呼之不聽而以繩貫我腮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祇有小者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為乃自於葦間尋得我而捉之我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何得不拜

例不聽投之而行入縣門見吏坐者其甚者大聲呼之
累無一應既而入階郭雷方博裝唱挑實皆喜魚大促
命付尉獨言幹哉巨魚先以小者塞命可恨裴報幹已
今幹我乃呼曰公同官見不相捨反促殺之仁哉
人呼而泣三君不爾而付給手王士良士良鴈乃投我
於樓上我大叫曰王士良因何殺我可執我白於官人
士良若不聞者按吾腮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
醒悟遂奉召爾言訖諸公遞相訊之一如所云莫不驚
歎生愛忍想於是投給感終身不食俸亦平愈後累遷
華陽丞乃卒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三

太平廣記貞元初陳郡袁生任唐安衆軍罷扶道巴川
舍逆族氏忽有白衣丈夫來謁與之語聰辯敏博迥出
於人奇之丈夫曰某又善算能知君平生事生訊以往
事一一如寫益奇之是夕夜深丈夫密謂素曰我實亦
水神也有祠在新明縣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圯為
風日損收侵侮知君來歲當補新明令倘為重建祠宇

以時奠祀幸甚生諾之已又曰子初至時屏人獨入廟
中冀盡一言耳生曰謹奉教是冬果補新明及至訊之
果有赤水神廟向餘逆詰之未至百餘步屏車火側詣
廟中見其簷宇雕梁佇坐久之有一白衣自廟後來即
向丈夫也叙寒溫少頃與生偕行至階下有老僧經指
生問此何為者神曰此縣東蘭若道成有殃吾攝其魄
繫之一歲矣向餘當解之且謂生曰君昔謂我建廟可
疾圖之生曰不敢忘既歸貧無以為資因念神所繫道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三

成既旬餘當解今假以他語俾建廟又安有疑乎因使
問縣東蘭若果有道成師病甚因謂曰我能愈疾師能
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以緡貨為
辭生因始語以故道成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道成召
弟子曰吾少學浮屠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素令謂
我師之病赤水神所為也不為福而反害人安得不除
之因與其徒持鉦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
明日道成詣素素曰可疾修赤水廟也不然且懼為禍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上

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則
零之以澤潦則崇之以霽故天子詔郡國邑里以建祠
為民福也若亦水神無以福人且加害焉已盡毀其廟
矣袁且驚且懼而謝之道成氣益豐居無何袁生以事
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見白衣立於路左曰向托君修
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
歸君之罪也君棄窮荒職此報耳生謝曰毀君者道成
也何為罪我神曰道成福甚盛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
衰故我得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竟以疾卒
中屠浴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
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旁茅舍
中有煙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
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
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
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借宿於此
可乎父嫗曰但違室為陋耳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食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十五

林馬其女方修華觀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闌麗之態尤
過向時有頃嫗自外挈壺酒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
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澄起揖讓曰始自主人翁
即巡其堂宴尾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
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郎回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
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欲舉令以觀女意
執盞曰請微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哂曰
風雨如晦難鳴不已澄愕然數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
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頗有
過客以金帛為問意不忍別未許也不期貴客又欲援
拾豈是分耶願以為託澄遂修子壻禮祛囊以遺之嫗
悉無所取曰但不見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
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從容為別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
祿甚薄妻力贊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至

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嘗作贈內詩曰一尉慈福三年懷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詠似默有知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姬妾耳澄罷官即盡室歸秦過利州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忽忽慨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添常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憂時即憂身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晝日涕泣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嘯吼拿捉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獲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元和中荊州荊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速江濱有溪澗林木絕勝商因杖策徐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學舍量多外迫園前諸馬有尼衆十許延客宴飲言咲非岩壑中有也即升其居見舍上多累粟粟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齎負果饗饗至商以深山疑為妖異忽遽辭返衆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竟登舟謝之訪於舟子皆曰此猿猴耳非速返幾為所殘即聚僮僕挾兵杖並往尋捕無踪跡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州之勝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瑤亦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需異之一日又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幾將去瑤曰思至貴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窮僻山居不足為訪瑤不顧徑隨之行至數里將曉石生曰可還矣同辭之瑤連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嘯吼

顧瞻瑤巖峻惶怖因蒙而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錄異記鄒平公段文昌嘗佐太尉南康王為成都郵巡忽失章意逐之使攝尉靈池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吏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自郵巡奉章使入長安得交割萬錫時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際公遽至日者匿於簷下公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執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鄒平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歸闕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章奏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廊閣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曉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嗚咽蓋其喪失墳壙無所依栖故俗

謂之虛耗馬人居不安市亦不甚完章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夢神人曰公營南市使幽鬼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功為其遷拔上帝許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矣居人自此安堵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碑立於真符觀馬

戎幕閒談杜元頤鎮蜀年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髻生數寸拔之依頃又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卷八

出都下諸處有栗樹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出及貓鼠相乳之妖南蠻將圍城西門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鬪俄頃皆滅又李樹生木瓜而空中不實大道觀即玉皇觀在東門外五十步

成都景雲觀舊在新北市因節度使崔公安潛置新市日遷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頗靈應毀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動掩手足其上熱愈於火遠近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微應今猶存

馬泉為山南步奏官由間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絕無人煙夜至一館開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云中堂有壯自往宿去與至中堂唯有土塌又求火茶云無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垂十餘斤泉亦壯士殊不介意睡至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來泉以跌推急掣之叫呼而走及明呼告別聞人怒聲更云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了無人物但有積壤而已舉後為太原將官淮南節度使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使出諸神錄

華州刺史李黃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簪掃穴前而入頃有二人亦長三二寸昇一雙添水蠶薪須臾鑽沸有一夜叉執鉞叔叉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猶已身也踰懼而不敢驚之夜叉叱紫袍脫衣入鑽中須臾而出仍自服衣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穴中似黃之婦婦婦寓岳州久矣主錢者又叔黃婦入鑽中須臾又出婦服衣亦入穴中主

錢者繼入昇鑽二人亦入擁簪者掃其灰燼而入數日皆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婦亦無恙黃後十餘年方卒出聞奇錄

唐司空嚴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嚴氏必一人殞忽日震與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矣嚴曰此際當應表兄其表跪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果亡一人出北夢瑣言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

高駢築成都羅城時令人發古墓取軀以資焚砌有牙將姜姓者當掘一家先夜見一鬼嘯於冢上且獻詩求免其文亦可觀以白於高乃免之詳見詩話

寶曆三年明經范璋夏日居梁山讀書深夜忽聽厨中有拉物聲范幄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甕傍地上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拍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索其焚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卻擊之變成火光燭滿山